靈樞經

靈樞經卷之九上

錢唐張志聰隱菴

同學 趙爾功庭霞
閔振儒士先 合參

門人朱 翰衛公校正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

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

一陰一陽者始生之兩儀應陰陽和平之人也太陰少陰太陽少陽應所以生之四象也人秉天地之氣而生成此形氣是以陰陽二十五人章論地之五行以生此形故論五音之形此論人合天之陰陽四象故篇名通天亦論人之態也

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

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于時動而後之

此太陰之人也內叶訥惡去聲

趙庭霞曰太陰之人太偏于陰矣其人陰險故貪而不仁陰內而陽外故好內而惡出湛湛清潔貌下齊謙下整齊足恭之態也心和而不發陰柔之性也不務于時者不通時務也動而後之者見人之舉動而後隨之柔順之態也

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好俱去聲

趙氏曰少陰之人少偏于陰故小貪然陰險之性局量褊淺故常存賊害之心利人之失而忌人之得也

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無常悔此太陽之人也

趙氏曰于于自足貌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言大不慚無必爲之志也志發于四野者放曠而肆志也舉措不顧是非者恣意妄行顛倒從違也自用者言不式古行不遵先也雖敗而無常悔者陽剛而驕強也陽在外故

偏陽之人好誇張于外而無內之實行也

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

趙氏曰諟諦好自貴者好自猶爲貴也有小官則高者妄自尊高也好外交而不內附者陽性之外務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

趙氏曰居處安靜者恬憺虛無也無爲懼懼無爲欣欣者心安而不懼志閑而少欲也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者

與物無競與世不爭也與時變化者隨世變遷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居尊而謙其德愈光也謙而不治者無爲而治也至治者不治之治也此陰陽和平之象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則心正身修而可以平治天下矣古之善用鍼灸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偏陽之人寫陽補陰偏陰之人寫陰補陽此言鍼合天地人三才之道可以挽回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也○朱衛公曰陰陽之氣皆從下而上古之善灸者能啓陰陽之氣以上行

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

趙庭霞曰太陰之人多陰無陽故其陰血濃濁陽氣者通會于腠理無陽故衛氣所行之濇滯也陰血多故筋緩血多氣少故皮堅而厚此陰陽不和之劇不之疾寫不能移易也

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

趙氏曰在內者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多陰少陽故六府不調也陽氣生于中焦其陽明脉小者生陽之本不足也太陽之氣生于水中太陽脉大者寒水之氣盛也此陰陽不和故其血易脫而氣易敗必審察其盛虛以調之○閔士先曰多陰無陽故不疾寫其陰血則陰陽不能發易多陰少陽故宜調之蓋陰陽不和自不能交相厮守矣○朱衛公曰中下二焦之精氣互相資生而資益者也陽明脉小太陽脉大此先後天之氣不和故易脫而易敗○倪仲玉曰上節論在外之陰陽此論在內

之陰陽盡外有陰陽而內有陰陽也。外不和。必因于內。

內不和。必及于外。

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脫者陽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

趙氏曰。無脫其陰。而寫其陽者。陽爲陰之固也。若陰氣重脫。則爲陽狂。陰陽皆脫。則爲暴死。蓋陽爲陰之附。陰爲陽之守。陽氣生于陰中。陰重脫。則陽亦脫矣。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趙氏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小胃而大腸者以上爲陽而下爲陰也經小而絡大者以裏爲陰而表爲陽也血在中而氣外者陰在內而陽在外血爲陰而氣爲陽也故欲實陰而虛陽偏寫其絡脈則强如寫氣則氣脫而疾致中氣不足病不起也○陽士先曰上節論寫陽當防其陰脫謂陰陽之二氣也此以血爲陰而氣爲陽充膚熱肉之氣從裏之經隧而出于絡脈皮膚故欲實陰虛陽獨寫其絡脈則强至于三焦通會之元真不可寫也寫之則疾脫脫則中氣不足病不起也此章論

陰陽之理參伍錯綜葢陰陽者有名而無形若攷有數之腸胃經絡表裏上下皆可以論陰陽者也○朱衛公日陰陽血氣之原流頭緒紛紜須貫通全經而後可以無惑

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脉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

趙庭霞曰陰陽之氣和氣有陰陽也血脉調謹諦其陰陽血有陰陽也視其邪正安其容儀形中之陰陽也審

其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調其氣之盛虛也。如氣無盛虛。則以經取之。調其血之虛實也。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也。○外衛公曰。始論無形之四象而漸及于有形之五行。

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知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于衆者也。○毋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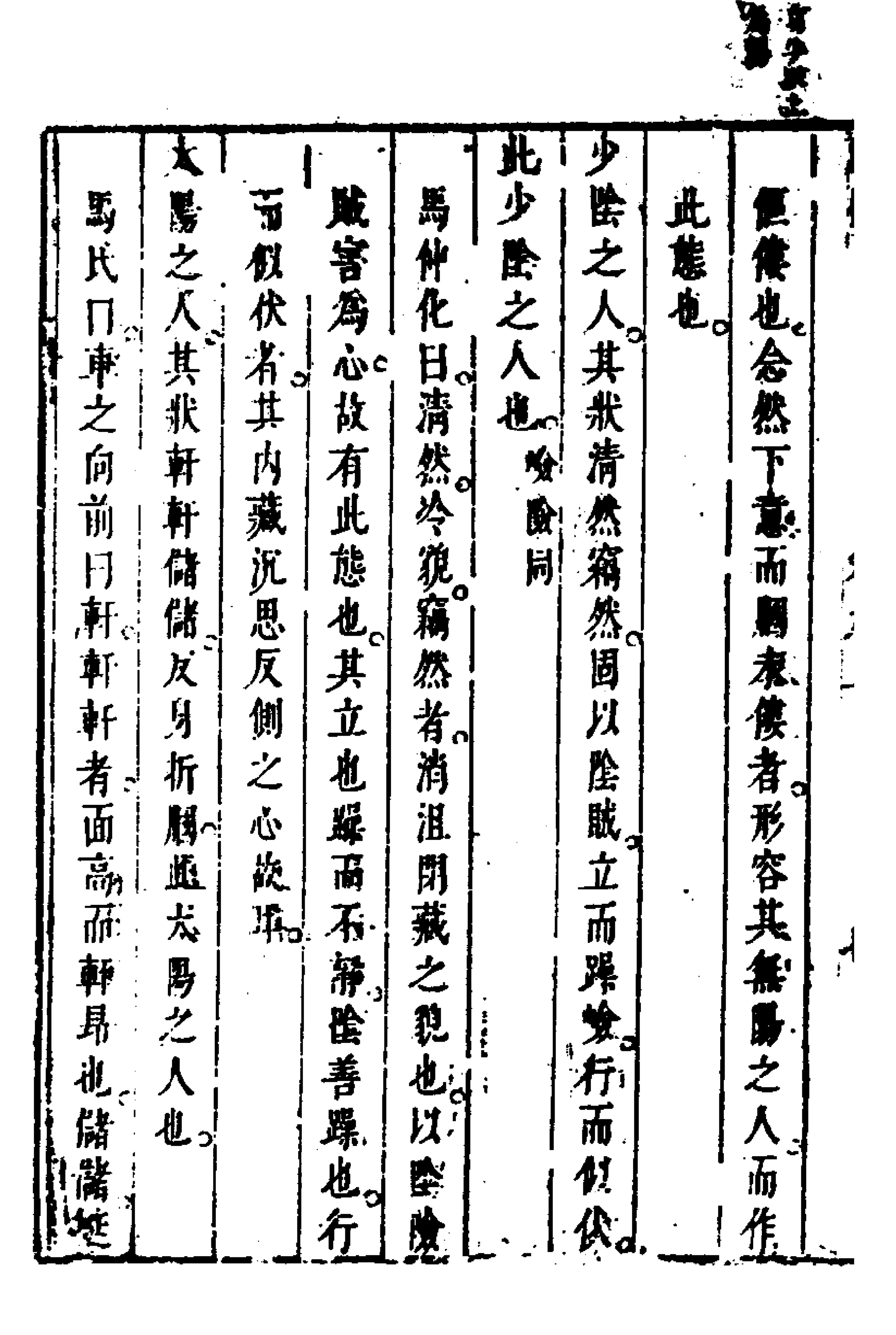
趙氏曰。此論觀其狀而即知其態也。旋陰陽五態之人

與五音之二十五人不同也尤不合于衆人者也。治當覩其形狀以別之。○閔士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前章論五行之形而後合于六氣。

此論陰陽四象而後合于有形。

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膕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

趙氏曰黮黮然者黑暗而無光明也念然下意卽下齊足恭之意也身半以下爲陰是以臨臨然膕脛之長大也。○朱衛公曰膕脛長大故卑恭于身半以上而膕未



偃僂也。念然下意而願表僂者形容其無陽之人而作

此態也。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

此少陰之人也。　嶮險同

馬仲化曰清然冷貌竊然者消沮閉藏之貌也以陰險

賊害爲心故有此態也其立也躁而不靜陰善躁也行

而似伏者其內藏沉思反側之心故耶。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膕此太陽之人也

馬氏曰車之向前曰軒軒軒者面高而軒昂也儲儲[illegible]

然之狀反身折膕者敬仰而倨然也此居處于子好青大事之人故有此狀也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于背此少陽之人也

趙氏曰立則好仰卽反身折膕之狀行則好搖者初陽生動之象也其兩臂兩手常出于背者謂常反挽其手于背此皆輕倨傲慢之狀無叉手揖恭之貌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𦟛𦟛然豆豆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趙氏曰委委蹇蹇自得之貌隨隨不急遽也順順尊嚴貌愉愉和悅也䁥䁥目好貌豆豆有品也蓋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故眸子瞭然而美好也此陰陽和平之人衆人皆曰君子蓋自賢人以至于聖人皆可以君子稱也

官能第七十三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于四海審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于調氣明于經隧左右支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

道之左右不調犯而行之明于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于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

此章論用鍼之理必明知陰陽血氣之流行出入逆順淺深五藏六府之經輸配合虛實疾徐而鍼論畢矣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此形中之陰陽血氣也行之逆順者皮膚經脉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也出入之合者經脉外內之氣血有本標之出入有離而有合也謀伐有過者謂有過之脉宜伐而去之毋

下經曰中焦出氣如露

解結者謂解結之門戶有所結而不通者宣解之此言血氣之流行于經脉外內之間或留積于脉內或壅滯于氣街之門也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者知六府氣街之門戶虛石之堅軟者則知補寫之所在也明通于四海者知膻中衝脉胃府腦髓之出入也寒熱陰陽血氣也淋露中焦所生之津液也審其所在以輸異處者當知膻中之宗氣輸于經脉之外內以應呼吸漏下者也衝脉之血氣半輸于十二經脉之中半散于皮膚之外者也胃府所生之津液淖澤注于骨而補益腦髓者也

審于調氣。明于經隧者。知胃府所出之血氣。在于經隧。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左右肢絡盡知其會者。左注右而右注左。左右上下。與經相干。布于四肢。出于絡脉。與脉外之氣血相會于皮膚分肉間也。寒與熱爭者。陰陽之氣不和也。故當合而調之。虛與實鄰者。血與氣之不和也。故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者。人迎氣口之不調。故當犯而行之。陰陽不奇者。藏府陰陽交相配合。十二經脉交相貫通也。故知起時者。如來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之類也。如春甲乙傷于風。皆爲肝風。

以及丙丁傷于風者爲心風之類也。以冬遇此者爲骨痹。以春遇此者爲筋痹之類也。如正月太陽寅故爲腫脽腫痛。陽明者午也。陽盛而一陰加之。故洒洒振寒之類也。如手太陽之筋病名曰仲春痹。足少陽之筋病名曰孟秋痹也。蓋知藏府之陰陽。故知病起之時也。本末病之本標也。寒熱陰陽之邪也。用鍼之理。知陰陽血氣之離行出入。則知邪之所在矣。按此篇乃全經之總綱。帝平時詳析咨訪于伯。已得其宗旨。故復宣揚以發明之。故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

之以爲一紀紀綱也

明于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于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入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温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温滑濇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疎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于中者從合寫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

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于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于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五輸者五藏五輸五五二十五輸六府六輸六六三十六輸本經云因其氣之實虛疾徐而取之故明知五輸之實虛則知疾徐之所在矣其藏府之十二經脉屈伸出入皆有循度之條理也言陰與陽合于五行者言五藏六府合于天之陰陽地之五行也五藏六府亦有所

藏者。五藏藏五神志。六府傳導水穀。腑爲中精之府。膀胱爲津液之所藏也。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于明堂者。五色篇之所謂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視色上下。以知病處也。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在身形之左右上下。則知寒溫之邪。在于藏府之何經也。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者。邪氣藏府篇之所謂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心脈滑甚爲善渴。濇甚爲瘖是也。。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者。膈上爲宗氣之海。上焦開發。

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者也膈下乃胃府中焦之分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也故知其氣之所在先得其所出之道路稀而疏之以導氣之出也稍深以留以致穀氣知穀氣已至故能徐而入之復使氣之入也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大熱在上故當推而下之使下和于陰也從下上者熱厥也熱厥之爲熱也起于足而上故當引行于上而去之夫大熱在上由中焦之所生熱厥于下因酒入于胃氣聚于脾中不得散故視身以前痛者當先取之此氣因于中當先取之中焦

也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太陽之氣主于膚表大寒在外寒水之氣在表也故當留而補之候陽氣至而鍼下熱補其陽以勝其寒也如寒邪上入于中者從合以寫之夫合治內府使寒邪從腸胃以寫出之也夫寒氣之甚于外而入于中者因陽氣之在下也故鍼所不能爲者灸之所宜也上氣不足者推而揚之下氣不足者積而從之謂氣本于下之所生也陰陽皆虛火自當之蓋灸能于水中取火能啓陽氣于陰中也厥而寒甚起于膝骨下之陷中而上逆于膝此寒厥也寒厥起于足五指

之裏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蓋氣因于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為之寒是以取陽明之下陵三里以補之此寒厥之在氣也若寒氣從絡之所過得之則留而止之如寒入于中則當推而行之此治寒厥之法也經氣陷下以火灸之結絡堅緊者中有着血血寒故火所治之調經論曰病不知所痛兩蹻為上蓋陽蹻陰蹻並起于足踝上循胷裏故痛在蹻脈之上者不知痛處也是以不知所苦痛者當取兩蹻于踝下也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故男取陰而女取陽

此良工之所禁也。能知藏府陰陽寒熱虛實表裏上下。補寫疾徐。鍼論畢矣。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于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閔士先曰。服。事也。言用鍼之事。當合于天時也。夫鍼者所以候氣也。故當上視天光。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蓋候天之陽。以助人之氣也。下司八正。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虛實者。人氣之有盛

衰也得天之露者清邪中上陽中霧露之氣也遇歲之
虛者逢年之虛值月之空失時之和救而不能勝邪則
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乃言鍼意法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窈冥通于無窮粗之
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閔氏曰法于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
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觀其立
有驗也觀于窈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
知之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

也然而不形見于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
味故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邪氣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
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
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
閔士先曰此言虛邪傷形而正邪中氣也虛邪者虛鄉
不正之邪風如春時之風從西方來夏時之風從北方
來蓋人秉地之五行而成此形是以五方不正之氣而
傷人之形也正邪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正氣也天有

一此六氣而人亦有此六氣是以正邪中氣者同氣相感
也中于氣故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莫知其
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
氣盡調不敗而救之下工守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
敗者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

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
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寫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
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遙大其穴氣出乃疾補
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

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

閔氏曰知氣之所在者知病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明于調氣者知氣之實虛而爲之補寫以疾徐之意而取之也寫必用圓者圓活而轉之其氣乃行也疾內而徐出者疾而徐則虛也邪氣乃出則實者虛矣推大其穴以出其鍼則邪氣乃疾出矣補必用方者外引其皮令當其穴門左手引其樞轉右手推其膚微旋轉其鍼而徐推之其鍼必端以正安

靜以候氣至堅心而無懈惰微留其鍼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以蓋其外門則真氣乃存于內矣用鍼之要貴在得神蓋存己之神以俟彼之神也〇朱衛公曰按素問八正神明論曰寫必用方補必用圓蓋方與圓非鍼也乃用鍼之意耳且方圓者天地之象也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天地之氣上下相交是以方圓之意皆可圓活用之

雷公問于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

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以視色。聽耳者。可以聰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為事善傷人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人。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閔士先曰官之爲言司也言各因其所能而分任之以司其事故曰官能如目之明者可使之察色耳之聰者可使之聽音可使行鍼艾者任之其艾鍼之能可使導引行氣者任之其導引之能卩毒者可使唾癰呪病手毒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蓋聖人欲得其人量材而官授任而治已不與于其間而總司其成也試按龜者言手毒之人不可使之行鍼即靈龜之物亦遭其毒手而況病人乎惟手巧而甘美者能活人也〇朱衛公曰五十乃大

術之數。謂不能盡百歲之天年。按陰陽別論篇論五藏氣絕。亦合五十之數。此皆出于理數之自然也。夫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聖人制九鍼之法。所以救民之災異。豈試以毒手。而傷其靈瑞乎。蓋以深戒夫非其人勿傳。非其人勿傳。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脉。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

此章以論疾診尺。從外知內。論疾者。謂論其疾而知其證。診視也。診尺者。謂視其尺膚而知其內。不待視而王之色。持手太陰之脉。獨調其尺。以知其病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故行于脉中者。至于太陰之兩脉尺持其脉。以知藏府之病。血氣之行于脉外者。從手陽明之

大絡循經脈之五里而散行于尺膚故審其尺之緩急
大小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蓋太陰主陰陽明主
陽藏府雌雄相合氣血色脈之相應也故藏府邪氣篇
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
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
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閔士先
曰小兒視虎口紋乃手陽明之色與手太陰之脈相應
者也

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

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癃埜同窅杳同

此論其疾而知其病也足太陽之脈起于兩目而下出于頸項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太陽之氣逆行于膚表此水隨氣而溢于皮膚之間故目窠微腫頸脈動而膚脹欬者水留于皮毛而動其肺氣也風水者因外受于風風行而水渙也

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臥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麤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

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脉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

此論診尺而知外內之病也。夫津液滲澤于皮膚。故尺膚滑。其淖澤者。知風在于皮膚。而鼓動其津液也。脂者肌肉文理間之脂膜。尺膚滑而澤脂者。風在于肌肉間也。夫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如尺膚濇者。此風痺于筋骨間也。此以尺膚之淖澤滑濇。而知風邪之淺深也。肌肉者。五藏元真之所通會。脾土之所主也。故尺肉弱者。主脾土虛而

解㑊安臥解㑊者懈惰也脫肉者形損也寒熱者陰陽
血氣虛也陽虛則發寒陰虛則發熱陰陽形氣皆已虛
脫故爲不治如枯魚之鱗者皮膚起寒粟也寒者水之
氣此水邪泆飲于肉故寒色見于外也溫病者寒毒藏
于肌膚至春發爲溫病故尺膚熱甚而脉盛燥者知其
爲病溫也其脉盛而滑者知病且出于外也尺膚寒其
脉小者少氣蓋氣者所以溫膚熱肉從陰而生自內而
外故知其泄于內而虛于外也此診其尺而知內因之
病也尺膚之先熱後寒先寒後熱而皆爲寒熱者尺膚

主三陰三陽之氣也。

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麁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

夫手太陰之脉從指井之少商過于腧行于經而入于肘之尺澤脉外之氣血從手陽明之五里走尺以上魚相逆順而行也是以脉要精微篇論兩手之尺寸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

從尺澤而上故曰尺以尺內分寸故曰寸

脈要精微以下乎手尺上以候不有前後上字

蓋以尺上寸以候身半以上寸下尺以候身半以下夫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故以寸之陽以候上尺之陰以候下也肘所自寸而下尺也手所自尺而上寸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此診尺膚以候形身之上下故與脈候之上下尺其診也肘前乃手厥陰之曲澤處肘後乃手少陽之天井處蓋以兩手下垂上以候上下以候下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也夫所謂肘所手所者論手臂之背面臂中掌中魚上乃手臂之正面背面爲陽故候形身之外正面主陰故候

胸腹腸胃之內。即尺外以候季脇。尺裏以候腹中之大義相同也。夫人生于天地六合之內。其血氣之流行。升降出入。應天運之環轉于上下四旁。是以脉要精微論以寸尺之外內前後上下。候形身之外內前後上下。此章以手臂皮膚之前後外內。候形身之上下前後外內溢脉內之血氣。應地氣之上騰于天。脉外之氣血。應大氣之下流于地。人與天地參也。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脉小甚。少氣。悗有加立死。悗悶同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三陽之氣偏盛也故嵩王彝叔夫皮膚為陽血脉為陰尺堅大脉小甚者陽盛而陰絕于外也少氣悗有加者陽盛而陰絕于內也

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

此以目色而候五藏之血氣也五藏之血氣行于脉中而變見于寸口五藏之氣血變見于色而出于目中蓋五藏之精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睛也前節視目窠以知皮膚之水此節視目色以知五藏之陰皆從外以知內

也胸中膈中也黃色不可名者色黃而有黑白青赤之
間色也病在胸中者五藏之氣皆從內膈而出故所見
之色若是
診目痛赤脉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
內者少陽病
太陽爲目上綱故目脉從上下者主太陽病陽明爲目
下綱故從下上者主陽明病少陽之脉循目銳眥故從
外走內者主少陽病上節視目色以知五藏之病此診
目脉以知三陽之氣夫色爲陽脉爲陰此陰陽之變換

殺人以命門不能殺醫不知書不看也

診寒熱赤脈上下至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死

此論血脈主于手少陰心主而本于足少陰腎藏寒熱者水火陰陽之氣也心主包絡之氣發原于腎歸于心下之部署為一形藏而主脈瞳子者腎藏之骨精也水藏之毒上交于火藏而火藏之氣復下交于陰所謂陰陽交者死不治○朱衛公曰此論水藏之毒氣隨正氣相交而死故凡論疾皆當體會其正氣焉

診齲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

在上上熱在下下熱

馬仲化曰齒痛曰齲上齒屬手陽明大腸經下齒屬足陽明胃經故按其陽脉之來有過者必爲獨熱其脉在左右上下則病熱亦分左右上下也

診血脉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爲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

此以皮部之色而知血脉之寒熱也皮部論曰凡十二經脉者皮之部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

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脉小而濇者不嗜食

此論中土之病統見于五藏之外合土灌于四藏也身痛病見于肉也色黃病見于皮也齒垢黃病見于骨也爪甲上黃病見于筋也黃疸脾家病也脾病故解㑊安臥小腸爲赤腸心之府也心主血脉小便赤黃脉小而濇病見于脉也小便赤黃下焦熱也不嗜食上焦虛也蓋土位中央而上下四旁皆爲之應

人病其寸口之脉與人迎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

難已也。

此論人迎氣口。與手太陰兩寸口之脉。各有所候也。寸口者。手太陰之兩脉。分寸關尺三部。以候藏府之血氣者也。人迎氣口者。候三陰三陽之氣也。人病其寸口之脉。與人迎之脉。大小浮沉等者。此表裏陰陽血氣皆病。故爲難已。按人迎氣口。以左爲陽而右爲陰。手太陰之兩脉。以寸爲陽而尺爲陰。是以宋崔紫虛四言舉要曰。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蓋亦有所本也。夫寸口者。在太淵之分。關前一分者。寸關之間也。寸

關尺三部以候內之五藏六府人迎氣口以候外之三陰三陽所候不同而所取之部位亦有別也是以手太陰之兩寸曰寸口人迎寸口又曰脉口又曰氣口蓋各有部位之分故名亦有別也五色篇曰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蓋左右三部之脉以候血脉左右之人迎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故曰氣口

○朱衛公曰此篇論尺故兼論人迎蓋尺膚與人迎氣口之相應也

女子手少陰脉動甚者妊子

此論人之始生本于先天之水火也手少陰者兩手之少陰腎脉也蓋胞繫于腎故少陰之脉動甚也夫妊始成形先生兩腎猶太極中之陰陽陰陽分而五行備五行備而形始成是以女子手少陰脉動甚者主妊子也閔士先曰此篇論診尺若以手少陰心脉論之則失其經旨矣且本經云陰搏陽別謂之有子夫寸爲陽尺爲陰陰搏者尺脉滑利也陽別者與寸關之有別也○趙庭霞曰動甚者動脉也厥厥動搖狀如小豆與滑脉之流利如珠同形蓋有諸内而形諸外也○朱衛公曰動

趣人以地主成形故以右腎爲繫胞

嬰兒之頭毛從先天而生

在左者先感天一之氣故主男動在右者先感地二之氣故主女趣人以胞繫于命門者謂氣之所感非著于右腎也試按男子之胎多偏于左

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

此論人之血氣本于先天所生而上下環轉者也嬰兒者始生之兒毛髮者血之餘少陰精血之所生也髮從下垂以應人之血氣從下而升後從巔而下若髮上逆是惟升而無降矣升降息故不免于死亡

耳間青脉起者掣痛

此言血氣文本于中焦水穀之所生

一腎主骨而腸竅于耳故耳聞青脉起者當主筋骨攣痛

疏此承上文而言人之血氣始于先天腎藏之所生

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脉小手足溫泄易已

瓣叶辨内從力飧叶孫

一辦別也大便赤辦者謂黃赤之間別也蓋中焦泌糟粕蒸津液乃化而爲血獨行于經隧命曰榮氣水穀常并居于胃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濟泌別汁而滲入于腸

一脫如大便赤辦乃中焦之血與糟粕並下矣飧泄大腸虛而不能濟泌矣此腸胃虛泄于下中焦之汁不能榮

于脉中。故脉小也。若手足溫者。得下焦之生氣。故易

已。此言中焦水穀之精微。又藉下焦之生氣以合化。(三)

閔士先曰。本經凡論鍼論疾之中。暴括陰陽血氣之生

始出入。能明乎正氣之所從來。然後知邪病之淺深勢

內。學者當體認毋忽。

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

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

變也。

此言人之陰陽血氣。應四時之寒暑往來而有寒熱陰

熱者也
肌肉而
行痺也

陽之變。蓋變化者。陰陽之道也。仰子曰。少不變而老變。

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寒甚則熱。熱甚則寒。

故曰。冬傷于寒。春生癉熱。春傷于風。夏生飧泄腸澼。夏傷于暑。秋生痎瘧。秋傷于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一此承上文申明陰陽寒熱之變。冬傷于寒。春生癉熱者。一寒毒藏于肌膚。至春時人之陽氣外出。寒隨氣而化熱。故春發爲癉熱之病。夏傷于暑。秋生痎瘧者。暑氣藏于一暑原。至秋時人之陰氣外出。邪隨氣而發爲痎瘧。痎瘧者。陰瘧也。此寒暑之伏邪。隨人氣之外內出入也。夫天

之寒邪化爲瘴熱天之暑邪化爲陰瘧此天之陰陽又适人氣之變化也夫陽者天氣也主上陰者地氣也主下風乃天之陽邪故傷于風者上先受之濕乃地之陰邪故傷于濕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以春傷于風夏生飱泄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秋傷于濕冬生咳嗽此天地之陰陽又隨四時之上下升降也○趙庭霞曰人之陰陽出入隨四時之寒暑往來故曰四時之變寒暑之勝至于陰陽寒熱之變有因于天氣者有出于人氣者○閔士先曰冬時陽氣伏藏于內裏氣

實故寒毒藏于肌膚夏時陽氣發越于外裏氣虛故暑熱藏于募原長夏濕土主氣太陰之氣主七月八月故秋傷于濕募原者藏府之膏膜在腸胃之外是以瘧邪盛而透發不出者若流于空郭之中則成鼓脹近時多用斷瘧之法其悞人不淺矣

刺節眞邪第七十五

黄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黄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

此章論眞氣遊行出入于肢節皮膚經脉之間皆當調之和平導其通利眞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幷而充身

者也受于天者先天所生之精氣穀氣者水穀所生之榮衛宗氣津液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神氣之所遊行出入故曰刺節有因真氣不調有爲邪氣所阻故篇名刺節真邪○趙庭霞曰兩精相搏謂之神兩精者先天之精後天水穀之精是真氣即是神氣分而論之各有其名合而論之總屬中下二焦所生之真氣也

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于胸中憤瞋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䭇不得息請言

雨火并合數日陽明埃煙者火土之餘也

振埃尚疾于振埃黃帝曰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胸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瞋充人切惡去聲餲音壹詘音屈）

此陽氣逆于內而不得充行于形身也陽氣者陽明水穀所生之氣大氣宗氣也陽氣大逆故憤瞋肩息大氣逆上故喘喝坐伏也六元正紀論曰陽明所至爲埃煙病惡埃煙餲不得息陽明之氣病也陽明者土也請言振埃其陽明之氣疾如振發其塵埃也天容手太陽小

已十五字第一里言五五二十五會皆逆逆

腸之經刺之以通陽氣之逆詘者語塞也其欬上氣窮詘胸痛者所受于天之氣上逆不得合并而充身也故取任脉之廉泉以通腎藏之逆氣一里者如人行一里其氣已通言其速也血變者通其血絡也○閔士先曰手太陽心之府也通神氣故取手太陽之天容

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尚疾于發矇也黃帝曰

疾偃其聲
閉其口竅

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于耳此其輸也黄帝曰善何謂聲聞于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于鍼也黄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為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

此言神氣之通于七竅也朦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上竅之不通也聽宮手太陽之經心之府輸也眸子耳中之珠刺耳之聽宮尚疾于發目之朦是耳竅與目竅之相通也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其耳中

之鍼是耳竅與鼻竅口竅之相通也在上之七竅不通獨取手太陽以通心神之氣而七竅皆利是神明之通于七竅也心為陽中之太陽故必于日中取之

黃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歧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于睾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滎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

此言津液隨神氣而滲灌于諸節者也。津液生于中焦陽明。淖澤于骨。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腰脊者從大椎至尾骶。乃身之大關節也。手足波䐃之骨節。人之管以趨翔。蓋津液淖澤于肢脛。則筋骨利而脛能步趨。肢能如翼之翔也。莖垂者。腎之前陰。乃宗筋之會。腎者胃之機關。主受藏津液。夫腎藏所藏之津液。從宗脈而上濡于空竅。故曰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

此言胃府所生之津液。隨神氣而淖注于骨節。腎藏所藏之津液。從宗脈而上濡于空竅。如飲食不節。喜怒不

岐伯曰　下失

時則津液內溢乃下流于睪囊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當用鈹石取之形謂前陰爪者筋之餘謂形不可藏匿常不得遮蔽有若去其宗筋故命曰去爪

黃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歧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于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唇槁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奈何或之于

津液又謂三焦出氣以充皮膚

其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于微衣黃帝曰善

此因津液不外濡于皮毛以致陽熱盛而不可近膚不上濟于心藏以致內熱盛而熱如懷炭益陽氣者火熱之氣陰氣者水陰之氣也故曰盡刺諸陽之奇輸奇輸者六府之別絡也津液生于胃府水穀之精大腸主津液小腸主液膀胱者中精之府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是六府之津液從大絡而外濡于皮膚分肉者也心爲陽中之太陽太陽膀胱爲水府水火上下相濟者也

一文論腎　上藏精此　膀胱主　津液　內經云膀　稻心領督　天水道不　行形氣消　索也

水液不上滋于心以致心火盛而熱于懷炭舌焦唇槁

腊乾嗌燥心不和故飲食不知味也或之于其者謂水

穀之津液皆藏于膀胱水液隨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

或不必盡刺諸陽之奇輸取之于其天府大杼三痏使

膀胱所藏之津外濡于皮毛又刺太陽經之中膂通津

液上滋于心藏以去其熱手太陰乃金水之生源而外

主皮毛足太陰主脾而外主肌肉脾主為胃行其津液

者也故當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于徹衣

之去熱也

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脉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于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于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

此言陰陽不調致神志之迷惑也夫火爲陽水爲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火之精爲神水之精爲志大風在身則血脉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血脉偏虛則輕重

[illegible]焦之汁[illegible]于腎藏[illegible][illegible]精氣[illegible]化赤而為血

傾側矣陰陽不調則神志迷惑矣神志迷惑是以不知東西不知南北而反覆顛倒也故當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疾于解惑夫血者神氣也心藏所主而發原于腎是以風傷血脉則陰陽不調陰陽不調則神志昏而甚于迷惑也○此五節論神氣不調故曰刺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神遊最速故曰疾于徹衣疾于解惑○閔士先曰以上五節雖有氣神津液之分然總不出乎下焦之腎藏膀胱中焦之陽明胃府蓋下焦乃所受于天之精中焦乃後天之穀氣兩者相搏而爲神也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癉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

此節言眞氣通會于皮膚肌腠之間而有壅滯大小寒熱之病邪者謂不得中正之和調也章法也謂陽盛于外而爲癉熱者使之消滅氣聚而爲壅腫者使之散亡寒者致其神氣以和之眞氣小者益其陽大者必使之歸去各有平調之法也〇閔士先曰始言刺節中論眞

氣。末言外邪。故曰刺節真邪。所謂邪病者。謂不得中和之道而為病也。若以外邪之病論之。去辭義遠矣。

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瀉之。

此氣滯于皮膚肌腠之間。而為腫聚也。癰者壅也。此因氣壅而腫。非癰膿也。癰合真邪論曰。天若地熱。則經水波涌而隴起。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蓋言此氣壅于皮膚分肉而為腫。無迎刺隴起之經脈也。俗猶習俗。性者心之所生也。謂心所生之神氣。習聚于此。當移易

其流行。非臟腑。故不得臟。䐃道。肌肉之理路也。聚氣從䐃道更行。去其所聚之鄉。不使安其處。則聚氣乃行散矣。諸陰陽之脉。所過于塞處者。取其輸而寫之。蓋皮膚分肉之氣。從經輸絡脉而出。恐聚氣之流于脉絡也。此言合并充身之真氣。亦運行環轉之無端也。

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

大者。謂真氣客大于肌腠之間。故當使之日小。夫有餘于外。則不足于内。若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其内矣。蓋言

日以小者使之復反于內非奪其外泄也故剽切其真氣通會之處鍼其有餘之氣以通于內親近也近視其肌肉緻密而小則外內和平矣若毋有反其真者再剌諸陽分肉間蓋真氣者神氣也從關節而出于肌腠之外故剽通其關節其有未反者再取之肌肉也○閔士先曰水穀所生之氣從大絡而出于分肉神氣出入于關節之間總屬中焦之穀氣而分走其道○趙庭霞曰穀氣與下焦之精氣相搏而後謂之神○朱衛公曰毋有反其真剌諸陽分肉間是真氣從節而出可復從分

肉理路而入亦環轉出入者也
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
小者通會于肌腠之氣虛小故當使日以漸大卽追而補之乃無害視其氣至之所在而迎之于界界者節之交也使上焦之神氣中焦之穀氣下焦之天真遠近盡至則日以大矣侵漸進也費用也其不得外侵而行之者乃中焦之穀氣自用不與下焦之天真合并而充身故當刺分肉間以通其穀氣○閔士先曰追而濟之日

補瀉追其正氣之内歸小者當迎之使出不當追之使入曰補其不足乃無害者言此處追而補之則彼處益而自出矣謂真氣之環轉出入者也○朱衛公曰此節與上節交錯環轉本篇論氣血之離合出入聖人反復辨論曲盡婆心學者不可不深體之

凡刺熱邪越而蒼出游不歸乃無病為開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

熱邪者陽氣盛而留于腠䐜之間故為熱也蒼蒼者天之正色也越而蒼者使邪熱發越而天真之氣色見矣

出遊不歸謂神氣遊行于外而不返其真此為開闢門戶使邪得出而後病乃已故雖出遊不歸乃無病也蓋言真氣外內出入環轉無息者也

凡刺寒邪日以除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

寒氣者所得于天之水寒神者火之精也水火相感神志合精是為和平故刺寒邪者日以除其寒徐往徐來以致其神氣即閉其門戶使氣不分而寒熱之虛實得調其真氣乃存矣上節論開闔門戶以去邪此論門戶

已閉乃存正。

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圓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

此申明五者之病。皆在皮膚肌肉之氣分。故所用之鍼。皆取痺于肌肉者也。

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爲解。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

致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濇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腳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

此解論所受于天之氣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應天地之寒暑往來隨四時之生長收藏者也漸洳濡熱之地也

葦蒲生于水中其質柔弱中抽堅莖名曰蒲槌內剛外柔爲堅心之坎木以此人之元陽生于精水之中故曰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謂充于形中之氣生下天一水中知所秉之厚薄則知氣有多少矣人之陰陽出入應天地之寒暑往來熱則滋雨在上而萬物之根荄少汁蓋言精水亦隨氣而上出者也熱則人氣在外腠堅開汗汗大泄津氣外洩故在內之血氣減少此言人之氣氣本于下焦之精氣也地凍水冰則天氣收藏而人氣在中皮膚緻密而汗不出精氣內藏故血氣自強也

善行水者不能鑿冰善用鍼者不能取四厥謂氣隨天地之寒暑出入非人力之所能强也治厥者必先熨通其氣也調和其經通其經也調所受于天之精氣行于經脈之外內者也調之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謂血氣之行于上下四旁無處不到也淳澤者行之太過當制而平之緊濇者澁滯不通當破而散之此所謂以鍼而解結者也

用鍼之類在于調氣氣積于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于足

宗氣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

此言後天所生之穀氣。乃榮衞宗氣。各走其道。充于形身之上下者也。厥在足者。少隂之氣厥也。寒氣厥逆于下。是以宗氣不能下行。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通之。謂下焦之精氣。乃隂陽水火。得火熱而後能溫其水寒。夫所受于天者。少隂腎藏之精氣也。衝脉與少隂之大絡。起于腎。出于氣街。循隂股。山廉。邪入膕中。厥在于足。而宗氣不下者。謂宗氣下行而與少隂之氣相合也。夫所謂合并而充身者。下焦先天之氣。上與陽

明之穀氣相合而出入于關節肌腠之間。然而後天所生之宗氣亦下行而與少陰之精氣相合注于氣街入于膕中并行于經脈皮膚之外內者也。

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

此申明血氣之行于脈中也。內經云。絡滿經虛寫陽補陰。經滿絡虛寫陰補陽。蓋以裏之經脈爲陰。外之絡脈爲陽。血氣之行于脈中。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故必先察其經絡之虛實而後取之。

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

此申明血氣之行于脉外也六經者手足之十二經別也大經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胃府所出之氣血充于皮膚分肉之間者從藏府之大經而外出于皮膚橫絡者經脉之支別也如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經脉之橫絡盛加于大經而令之不通也故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此二節論水穀所生之

血氣榮于脉中充于膚腠各有道路也○閔士先曰[illegible]

此二節列于篇中者分別合并而充身之血氣各別也○

當以自責之義參之○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

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

此言下焦所生之氣從下而上也○太陽爲諸陽主氣○而

太陽之氣生于膀胱水中○上寒下熱○此太陽之氣留于

下而不上○故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以候氣至○已刺則

熨項與肩胛○令火熱與下之陽氣交合乃止○此所謂推

而上少者也。○閔士先曰。本經凡曰項太陽。皆在氣分上看。取表氣。故不言經穴。○趙庭霞曰。少陰太陽主水火之標本。故俱用火以溫氣。

上熱下寒。視其虛脉而陷之于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此言上焦所生之氣。從上而下也。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此上焦之氣。從上而下。如上熱下寒。當視其虛脉而陷之于經絡者取之。此因脉虛而氣陷于脉內。不能熏膚熱肉。故下寒也。故當取之于經。

候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久持之，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

此言中焦所生之氣，從中而出，營行于上下者也。中焦之氣，陽明水穀之悍氣也。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此陽明之氣逆而爲熱狂也。故當視足陽明之皮部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如逆于血脈之中而血實者寫之。益

中焦之氣。從大絡而出于皮膚者也。其悍氣之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復與陽明之脉相合。并下人迎。從膺胸而下至足跗。故當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中人迎之動脉久持之。蓋使悍熱之散于膚肉。勿使合于脉中。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以上三節申明膚表之氣。又有從上中下之三道而出者。是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又有三氣也。學者能明乎陰陽血氣離合出入之道。全經大義。思過半矣

黃帝曰有一脉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

此下論邪氣之傷人榮衛宗氣則真氣去邪獨留邪氣淫泆變化無窮是以一脉而生數十病也

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岐伯曰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

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

所受于天者。先天之精氣。穀氣者。後天水穀之精氣。合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此天地之正氣也。虛風者。從虛鄉來之賊風。傷人正氣。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與真氣合而自去。蓋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閔士先曰。人秉天地之正氣所生。故天之正氣。與人之真氣相合。不能勝眞氣者。合并之氣處也

朱衛公曰。風出于地隧之中。故其氣來柔弱。實風者。天

之怒氣也。

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于骨則為骨痺；搏于筋則為筋攣；搏于脉中則為血閉不通則為癰；搏于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為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于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淫氣往來行則為痒；留而不去為痺；衛氣不行，則為不仁。

此言虛邪之傷形也。洒淅動形，故搏于皮脉肉筋骨而為痺為攣為癰為痒。陰勝則為寒，寒則真氣去，有傷衛

合即總詞之真氣一

一氣則爲不仁此皆邪氣之所生也

虛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內居榮衛榮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脉偏痛

此邪氣偏客于形傷其榮衛則真氣去而爲偏枯也其邪氣淺者脉偏痛蓋偏枯者邪直傷于筋骨也○閔工先曰榮衛衰則真氣去當知榮衛真氣同本所生而各走其道可離而可合者也

虛邪之入于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

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能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

爲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

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

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爲昔瘤。以手

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于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

爲骨疽、有所結、中于肉、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

而爲膿。無熱則爲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

名也。

此虛邪傷氣而病形也、寒與熱搏者、形中之陰陽二氣

也。蓋形舍。氣氣歸形。形氣之相合也。是以傷形則病氣。傷氣則病形。結氣而之者。寒熱相搏之氣。歸于邪留之形所也。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定處而有肉枯骨蝕筋瀾

昔痛之定名也。不章論邪氣病形則真氣去

蓋真氣者。出入于節之交。遊行于皮膚肌腠

靈樞經卷之九下

錢塘張志聰集

同學　盧　治良侯
　　　王　遜子律　參訂

門人倪昌世仲玉校正

衛氣行第七十六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

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二十五周夜行于陰二十五周周于五藏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脉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

分夜合于目故爲一周。蓋字舊本悞作歲今改正

歲有十二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晝一夜日隨天道環轉遶地一周而過一度。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日有十二辰者夜半爲子。日中爲午。日出爲卯。日入爲酉。子位于北。午位于南。卯位于東。酉位于西。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是二十八宿分位于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房位于卯。昴位于酉。虛位于子。張位于午。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房度在卯。畢度在酉。房至畢爲陽

者日隨天道自東而西漏下二十五刻日正中而行至張度又二十五刻而行至畢度此晝日行于陽也昴度在酉心度在卯昴至心爲陰者日隨天道自西而東遶地環轉漏下二十五刻夜正中而行至虛度又二十五刻行至心度此夜行于陰也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者謂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循藏府之手足十二經脉與督脉任脉陽蹻陰蹻之脉度而行一呼一吸脉行六寸水下二刻計二百七十息脉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晝行二十五周夜行二十五周總屬此十六丈二

尺之脉度無分陰與陽也其晝行于陽二十五周夜行
于陰二十五周周于五藏者晝行于三陽之分夜行于
五藏之陰與循經而行者各走其道蓋衛氣之循經而
行者與脉内之榮氣交相循度環轉晝行于陽夜行于
陰者與脉外之榮氣相將而行晝行于皮膚肌腠之間
夜行于五藏募原之内與晝夜循行十六丈二尺之經
脉五十周者不同也是以平旦氣出于陽而目張暮則
氣入于陰而目瞑故下文曰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
十分身之八蓋言日行一舍衛氣之循度而行者環轉

于十六丈二尺之一周與行于三陽之分者亦一周也

夫衛氣之晝行于陽夜行于陰者應日遶天道繞地環轉衛氣之循經而行者應月與海水之潮汐于東西故曰人與天地參也與日月相應也

按厥論曰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陽明者表也爲之行氣于三陽而衛氣者陽明水穀之悍氣合于陽明之領脈下行至足跗上是以衛氣之下入于五指之間者合陽明而入于領脈之人迎下至足跗故入于足五指之端從指井而復出于皮膚之氣

分也○王師曰經言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是衛氣與絡脈之相通也衛氣入會于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內行于伏衛之脈是衛氣外行于皮膚而內行于經脈也此言衛氣入于陽明之脈是營衛之行于經脈外內又不可執一而論

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二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于身

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四陽盡于陰陰受氣矣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腎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復注于腎爲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于陰分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于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

日行一舍皆日行于一宿之度也人氣行一周者言衛

黃帝曰。衛氣之在于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無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爲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病在於

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

此論四時晝夜有長短之分。然各有分理以定氣之在陽在陰也。如春秋晝夜平分之時。常以平旦為紀。以夜盡為始日出卯初一刻以一刻人氣在太陽為始二刻在少陽。三刻在陽明。四刻在陰分、一日一夜。水下百刻為一周。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至日入而止為晝。隨日之長短。皆以卯初一刻人氣在太陽為紀而刺之。謹候其人氣在于陽分之時。以刺陽病人氣在于陰分之時。以刺陰病。此病可與期而愈。無失時反候。百病不治

也。實者邪氣實也。來者、謂氣之始來、如邪在陽分、以水
下一刻五刻九刻、氣始來于陽而即刺之。所謂迎而奪
之也。虛者正氣虛也。去者、謂氣之已去、如陽氣虛者、以
水下三刻七刻十一刻、人氣將去陽而之陰之時、以刺
之。所謂追而濟之也。如病在陰之虛實者、亦如此法。是
謂逢時。如病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病在
于三陰、必候其氣在于陰而刺之。○倪仲玉曰、必候其
氣在于陽者、在三陽之分也。在于陰者、在三陰之分也。
以三陰三陽之爲病、亦候其氣之在于三陰三陽之分

治之。

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

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迴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盼普巴切

此論衛氣應天道之繞地環轉在陽在陰以爲取刺之

日行于陽夜行于陰日夜行五十周一刻在陽四刻在陰日夜止二十五周一分二厘王本無作二厘二毫從上來

法夫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少陰之上君火主之君火者日之太陽也日隨天道環轉晝明夜晦蓋天運以日光明也是以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陰分者少陰之分也水下二十五刻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天度之半廻行一舍者遶地廻轉從昴至心而又行一舍也水下三刻者謂五十三刻而又加于太陽與七分刻之四者有一分二釐五毫之奇分也此衛氣隨天道遶地環

陽之一周復行于太陽夜之五十三刻加于太陽日之日刻行于陰夜之五十六刻行于陰

一日之中有四時之寒暑

衛氣晝行陽二十五度者

轉晝夜皆行于三陽之分是以五十三刻而復行于太陽故大要日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謂晝夜日之加于舍上皆以太陽爲始也是故日行一日人氣行于三陽而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謂地居天之中而天道運行于地之外也紛紛盼盼者謂雜亂紛紜而仍有明白之分度也夫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五藏之陰者應天氣之入于地中有寒暑之往來衛氣環轉一周行于三陽之分二十五周者天道環轉于地之下也故病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陽而刺之病

在于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陰分者少陰之分
少陰乃三陰之主也○衛氣晝行于三陽夜行于五藏
共計行五十周應天運環轉于地之外晝夜止行二十
五周此氣之有餘疾若夫大會于風府日下一節二
十二日內行于伏衝其行九日上出于缺盆其所行更
遲矣經言衛氣慓悍滑疾而所行疾徐不同此皆出于
理數之自然又非人之知力所能臆度也○王子律曰
晝夜行于三陽乃在肌表氣分與晝夜衛經而行大略
相同經脉應地之經水抑水流遲而氣行緩矣

?太陽之氣?數行于手足三陽若天氣之布散于六合三刻在陽四刻在陰各應天道之循度環轉故同與天分同理循之晝?遲而後始剛行于陰分者三陽三陰上樂天氣之在外也三刻在陽一刻在陰晝陽有餘而陰不足也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

盧良侯曰。此章論太一所居之宮。從遊之日。以下應君民將相之安否也。太乙北極也。斗杓所指之辰。謂之月建。即氣令所至之方。月令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三

氣謂之節冬至子之半一陽初動乃歲時之首也是以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本宮居
四十六日明日四十七日徙居于天留之宮天留艮宮
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倉門之宮倉門震宮也居四
十六日明日徙居于陰洛之宮陰洛巽宮也居四十五
日明日徙居于天宮天宮離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
居于玄委之宮玄委坤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于
倉果之宮倉果兌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于新洛
之宮新洛乾宮也居四十五日明日四十六日復居于

叶蟄之宮是明歲之冬至矣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此太乙一歲所居之宮也○張仲玉曰故宮名叶蟄者冬令至蟄封藏至一陽初動之時蟄蟲始振故名曰叶蟄艮宮名天留者艮爲山止而不動因以爲名震宮名倉門者倉藏也天地萬物之氣收藏至東方春令而始發動開闢故名倉門巽宮名陰洛者洛書以二四爲肩巽宮位居東南而主四月因以爲名離宮名天宮者日月麗天主離明在上之象因以爲名坤宮名玄委者坤爲地玄幽遠也委隨順也地道幽遠柔順是以名之兌宮

名會果者。果實也。萬物至秋而收藏成實。是以名之乾宮名新洛者。新始也。洛書載九履一。一乃乾之始也。此九宮之位。應于八方四時。各隨時而命名也。

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乙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乙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

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疾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虚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虚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汗當作早

盧良侯曰此太一日遊于九宮也數所在日者以所在一之宮數至九日而復反于本宮也如居叶蟄之宮即從叶蟄之一處一日而至天留二日而至倉門三日而至陰洛四日而至天宮五日而至中宮六日而至玄委七

日而至倉果八日而至新洛九日而復反于叶蟄之宮如居天留之宮即從天留數至九日而復反于天留也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風雨者天地陰陽之和氣是以太一移宮之日天必應之以風雨其本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如先期而風雨主多雨水後期而風雨則多旱燥此太一出遊之第一日即移宮之第四十七日也二至二分乃陰陽離合之候中宮乃占八風之時是以遍居本宮之第一日有變則占在君民將相也其風折木揚沙暴戾之變氣也實風者春之東風夏之南風

秋之西風冬之北風春夏交之東南風秋冬交之西北風此天地四時之正氣故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者如冬至從南西二方而來春分從西北二方而來是爲虛邪不正之風主傷人而殺害萬物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日避者太一出遊之一日也

是故太一徙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脉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

在于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折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脅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摶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

爲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于邪風則爲擊仆偏枯矣

盧氏曰太一出遊之第五日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八風者四正四維之風也夫人之五藏生于五方五行内合六府外合于皮脉肉筋骨是以八方不正之風内傷藏府外病形身此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也如居叶蟄之宮而出遊之第五日風從坴西二方而來如居倉門之宮而出遊之第五日風從西北二方而來數所在日而來不正之風皆謂之虛風也三虛者乘

年之虛逢月之虛失時之和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者止傷于虛風也。淋露寒熱者汗出而爲寒爲熱也。犯其兩濕之地則風濕相搏而爲痿。其有三虛而偏中于邪風則爲擊仆偏枯。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倪仲玉曰重言聖人避風如避矢石者。上節謂避太一出遊之第一日。此避太一立于中宮所朝之八風

九鍼論第七十八

黃帝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于一而終于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

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

爲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箭其身而圓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爲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圓其末令可以按脉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于經絡之中爲痼病者也故爲之治鍼必箭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寫熱出血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别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癰膿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六

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于經絡
而爲暴痺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氂且圓且銳中身
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于經
而爲痛痺舍于經絡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蚊虻喙靜
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眞邪俱往出鍼而養者也八
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
舍于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痺也故爲之治鍼必長
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
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于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于

肺爲天爲金天主皮毛

機關大節者也其爲之治鍼令小大如種其鋒微圓以取大氣之不能過于關節者也

一此篇論九鍼之道應天地之大數而合之于人人之身形應天地陰陽而合之于鍼乃交相輸應者也天地人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之大數始于一而成于三三而三之成九九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之數焉以鍼一應數也肺屬金而位居尊高爲藏府之蓋故應天者肺

一脾屬土而外主肌肉故應土者肉也血脈者人之神氣也故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經絡出于四肢以應歲

之十二月故合于四時八風五居九數之中故主冬夏之分分于子午律分陰陽故合十二經脉七竅在上故應天之七星人之四股應于四旁骨有八節故應八方之風九野者在天爲分野在地爲九州在人爲膺喉頭首手足腰脇故曰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于天氣此論九鍼之道通于天地人而各有其式各有其用也

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于巾鍼去末寸半卒鋭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圓鍼取法于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

關氣。三曰鍉鍼。取法于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脉取氣
令邪出。四曰鋒鍼。取法于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
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于劒鋒。廣二分半。長四寸。
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圓利鍼。取法于氂鍼。微大其
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
曰毫鍼。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
八曰長鍼。取法于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
大鍼。取法于鋒鍼。其鍼微圓。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
者也。鍼形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

此論九鍼之制。有大小長短之法。而取用各不同也。人之氣血。合天地陰陽。晝夜旋轉。無所停息。必有留滯。則爲痺爲癰。是以九鍼之用。皆取氣取癰取寒。蓋鍼者所以斡旋天地陰陽之氣

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腑

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巳。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

九野者。九州之分野也。按星書立春應天文箕尾分野。禹貢冀州之域。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禹貢徐州之域。立夏應天文翼軫分野。禹貢荆州之域。夏至應天文井鬼分野。禹貢雍州之域。立秋應天文參井分野。禹貢梁州之域。秋分應天文奎婁分野。禹貢兗州之域。立冬應天文危室分野。禹貢青州之域。冬至應天文牛斗分野

禹貢揚州之域。中州應天文翼軫分野。禹貢豫州之域。蓋地有九野九州。人有九竅九藏。皆上通于天氣。是以身形應九野。而合于天之四時八節也。手足之主戊巳者。土屬四肢也。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膺喉頭首應夏至者。身半以上爲陽也。腰尻以下應冬至者。身半以下爲陰也。丙午屬火。故主夏。壬子屬水故主冬。脇手外內出入之樞。故主春秋二分。蓋春主陽氣上而陰氣下。秋主陰氣上而陽氣下也。乙卯屬木。主于東方。故其日乙卯。辛酉屬金。主于西方。故其日辛酉。

六腑膈下三藏居形身之中而在下故應地之中州太一所在之日謂移宮出遊之一日并立中宮之日也八正者八方之正位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所直之日謂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巳凡此九者是謂天忌日也○王子律曰按遁甲經云六戊為天門六巳為地戶故為天忌○盧良候曰肺應天心應日故止膈下之三藏應地○倪仲玉曰氣從下而上故左足應立春右足應立冬者氣復歸于下也

形樂志苦病生于脈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

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于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喝。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藥當作醴

此言人有貴賤君子小人之不同。形志有偏苦偏樂之分異。故治法亦宜守一勿失也。夫富貴之人形樂志苦。貧賤之人形苦志樂。然忍舒泰者形志皆樂。勞幸捌畏者形志皆苦。形樂者四體不運。則血脈留滯。故當治之以灸刺而通血脈。形苦者勞其筋骨。故當治之以熨引以舒其筋。形樂志樂。則心廣體胖。故當治之鍼石以疏

氣志者心之所發也咽乃胃府之門而胃主肌形嗌肝乃心之藏骨而內應于心藏故形志皆苦者病生于咽嗌此病在不足故當調之以甘藥也驚傷心肝恐則傷腎是以形數驚恐則筋脈不通榮氣不行則爲不仁此病因于內故當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

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

此以下意言明乎九鍼之道更當知五運六氣之微五運者五行之化運合于五藏六府而主出入六氣者主司天在泉合人之三陰三陽而通于手足之十二經脈

以九九之大數而合于五六之變化可通于無窮可傳于後世矣噫者中焦之逆氣上走心爲噫故心主噫陰陽應象論曰肺在變動爲欬語者論難也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故肝主語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脾氣不能灌溉于四藏則津液反溢于外竅故爲吞嚥之證本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當寫足少陰補足太陽蓋腎氣上逆欲引而下則爲欠

六府氣膽爲怒胃爲氣逆噦大腸小腸爲泄膀胱不約爲

口問篇
疑訛

素問云五
氣宣篇

遺溺下焦溢爲水

王子律曰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氣逆則爲怒口問篇曰人之噦者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大腸小腸受盛水穀變化精粕病則不能化物而爲泄矣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是以不約則爲遺溺下焦如瀆水道出焉病則反溢而爲水病矣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

五味

論俞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以次傳下王子律曰淡附于甘故淡入胃

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于藏也

王子律曰肺在志爲憂精氣并于肝則憂者所勝之氣乘之也多陽者多喜心爲陽藏精氣并之故喜經云神有餘則笑不休精氣并于肺則肺舉而液上溢液上溢

則泣出而悲。腎在志爲恐。五精氣并之。其間有所勝之氣乘之。所不勝侮之。故恐。土氣灌于四藏。而四藏之精氣反并于脾。故畏。此因藏氣虛而餘藏之精氣并之者爲病也。陰陽應象論曰。心在志爲喜。喜傷心。腎在志爲恐。恐傷腎。乃有餘而爲病。過猶不及也。

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藏惡者也。

王子律曰。肝惡風。心惡熱。脾惡濕者。惡本氣之勝也。

淸金。故惡寒。腎爲水藏。喜潤而惡燥。蓋五行之道

則化故各有所欲而各有所惡也。

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者也。

王子律曰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水穀之津液滲注于外竅是爲五液津液奉心神而爲血血之液爲汗故心主汗鼻乃肺之竅目乃肝竅口乃脾之竅三藏之液各出于本竅而爲涕爲淚爲涎也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腎之液從任脈上出于舌下故腎主唾又云腎爲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腎之

液復入心爲血。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入腎爲唾。故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此謂腎藏之液也。

五勞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

王子律曰。勞謂太過也。夫四體不勞則血氣不行而勞極。是以上古之民。形勞而不倦。蓋不可久而太過也。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脾喜運動故坐傷肉。久立則傷腰腎脛膝。走罷極則傷筋。是五勞而傷五藏所主之

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

王氏曰○酸苦甘辛鹹○五行之味也○血氣肉筋骨○五藏之所生也○是以五味各自走其道○

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王子律曰○裁者○酌其適中而不可多也○夫五味入口○內養五藏○外濡形身○病則嗜食○故宜裁之○

五發○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陰病發于肉○陽病發于冬○

陰病發于夏

王子律曰腎爲陰藏在體爲骨故陰病發于骨心爲陽藏在體爲脉故陽病發于血脾爲陰中之至陰在體爲肉故陰病發于肉即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内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之義蓋肝本氣自逆而發病也肝爲壯藏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爲痿厥故肝藏之陽病發于冬肺爲牝藏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爲痎瘧故肺藏之陰病發于夏故言五藏發病有因所生之母氣而爲病者有因本氣自逆而爲病

者以五藏錯綜而論之皆能爲病者也

沉邪邪入于陽則爲狂邪入于陰則爲血痺邪入于陽搏則爲癲疾邪入于陰轉則爲瘖陽入之于陰病靜陰出之于陽病喜怒 喜當作善宜明五氣章曰陰出之陽病善怒

王子律曰邪入于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于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罵詈不避親疎也痺者閉也痛也邪入于陰閉而不行則留着而爲痺痛矣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故曰病在陽

者名曰風。在陰者名曰痺癲乃重陰。邪入于陽轉入于陰則爲癲疾矣。夫心主言由腎間之動氣而後發邪入于腎藏之陰。轉入于心藏之陽。則爲痺矣。陽分之邪而入于陰。則病者靜。陰分之邪而出于陽則善怒。上節論五藏之氣自傷。此論五藏爲邪所病。

九鍼。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也。

本神篇曰。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舍意。肺藏氣。氣舍魄。心藏脉。脉舍神。腎藏精。精舍志。神志魂魄意。五藏所藏之神也。

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

王子律曰上節論五藏內藏之神此論五藏外合之形

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惡叶烏去聲

王子律曰此與五音五味篇中之論相同而重見者以五運而生六氣也多者宜出少者不宜故曰惡

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

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
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三陰三陽者。天之六氣也。而人亦有此六氣。合于手足
十二經脉。六藏六府。鍼有九。九九人有九九。地有九九。
皆上通于天之六六也。〇王子律曰。地之五行。上呈天
之六氣。故先論五行。而後論六氣。

歲露論第七十九

黃帝問于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于風府病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注于伏衝之脈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

全章大義論衛氣克行于皮膚肌腠爲形身之外衛責

行于陽夜行于陰應天運之開闔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二日內注于伏衝之脉其行九日上出于缺盆應月行一月而一周大海水兩處人血氣積肌肉充海水東盛人血氣虛衛氣去形獨居應海水之消長藉一日一夜天道遶地一周水天之氣上下相通而月以應水也衛氣行于肌腠之間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故以受傷于暑秋成痎瘧以證衛氣之行焉瘧者暑邪藏于肌膚秋應陰氣外出陰與陽遇寒與熱爭邪正相持而發爲瘧也風

府督脉穴在腦後髮際中邪氣客于風府循脊膂而下

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

作晏此邪先客于脊背也故衛氣每至于風府則腠理

開開則邪氣入而與衛氣相遇則病作衛氣日下一節

故作日晏也蓋衛氣日下一節則開其下節之腠理邪

氣因開而入與衛氣相遇而病乃作也伏衝者衝脉伏

行背裏爲經絡之海衛氣循外而下從內而上環轉一

周應天道也〇盧良侯曰衛氣行陽行陰應天與日之

職眞循脊膂而下注衝脉而上應天道之運行于外而

六日畢行
熱木人有
書解

復通貫于地中衛氣內注于伏衝之脈外注于足陽明之脈衝司天在泉上下環轉泉在地之下而與地中之經水相通

至其內搏于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稸積而作焉

內搏五藏者邪留于五藏之募原募原者橫連于藏府之脂膜瘧邪內搏于五藏募原之間則其道遠其氣深不能與衛氣偕行而外出故不能日作而間日乃發也

此言衛氣夜行于陰者行于五藏募原之間也

晝夜合一千分

從缺盆行頭於上顙從顙循項而下脊數

其衛氣日下至于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

此承上文申明衛氣出于缺盆之中其氣上行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明日日下一節矣蓋歲有三百六十日而氣盈五日九百四十分則一月該盈四百九十五分是出于缺盆之第九日行一日一夜正朔日之平旦而大會于風府也其明日日下一節則邪與衛氣亦會于下節而不會于風府矣蓋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開

日下病E發也 九旬月日會十風府

則邪循脊膂而下入與衛氣相遇則病乃作故風無常府謂衛氣日下所舍之節則其府也故曰常大會于風府常者謂一歲之中常十二大會于風府也大會者與督脉相會甚始于風府其日下所舍之節即其府也

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休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沉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

風乃天之陽邪故留于表陽之分瘧乃風寒暑濕之邪壬陰陽寒熱之往來故隨經絡之出入沉以內搏與衛

氣相應乃作蓋衛氣隨經絡交相逆順而行者也

黄帝問于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荅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

此言邪氣必因其開而入深也四時有寒暑之往來故八風之中人也有寒風而有暑風寒則皮膚急而腠理

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葢因
天氣之虛實開闔而入有淺深不因寒暑之開閉也
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
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
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
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
毛髮堅腠理郄煙垢着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
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
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膲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

舊本曰月生于東月空于西

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此承上文申明人氣之虛實開闔應天時之盛衰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也衛氣日行于陽夜行于陰應天道之開闔日麗天而遶地一周衛氣從風府而下至骶骨注衝脈而上出缺盆應一月而月與天會月乃陰魄故月之盈虧應水之消長月郭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蓋月有盈昃虧于西則滿于東月生于西故從西而盛于東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故衛氣盛則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

腠理郄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而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故曰焦理煙垢者火土之餘也三焦主火肌肉主土故焦理薄則煙垢落謂肌肉減腠理開則肌腠之氣亦消散也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夫衛氣去者去形身而內入于伏衝之脉也二十二日入于內注于伏衝其行九日復出于缺盆其氣上行是每月郭旦復出于形身復會于風府也故八正神明

論日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夫月晦初蘇曰朔
一謂衛氣至朔日始行于陽而大會于風府也此衛氣之
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者也○王子律曰海水初入
起汐十五大潮念三落汐是以衛氣應月滿而盛至念
三而去形也

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
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
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
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爲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

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命曰三實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一夫之論也

逢年之虛者六氣司天在泉之不及也逢月之空者月郭空之時也失時之和者四時不正之氣也夫衛氣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是年之虛月之空時之違和皆主衛氣失常蓋衛氣者衛外而爲固也衛氣虛則腠理疎而邪氣直入于內故爲暴病卒死夫三虛三實民所共由帝曰此一夫之論者謂虛邪襲民人逢之則中非

此下文之衝風能傷天下人者也故聖人避風如避矢

石焉

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惰而皆中于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

于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日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温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八正者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定八方之正位以候八方之風雨也冬至之日風從南方來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此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冬至子之半其氣始㨾故虛邪入客于骨而不卽發立春時陽氣大發腠理開而立春之日又逢西方來之衝風兩邪相搏則經脉結代矣風者天之氣雨者天之

露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一歲之中得及時之風雨而少賊風者是因歲之和則歲美民安少病如風雨不時又多烈風邪氣而失時之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

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亾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亾正月朔日天和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以候歲之風賤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癉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正月朔日候四時之歲氣者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人生于寅也二月丑不風者又常以冬至之日太一始居叶

耆之宮以候天之風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天關于子也三月主辰三月戌不溫者辰與戌合也在十二月所主在十二辰在六氣所主在三陰三陽故曰三月戌不溫四月巳不暑蓄或從六氣或從十二辰也寅申少陽主氣十月申不寒者以六氣之主時也天干始于甲地支始于子如子午之歲寅申少陽主五氣之九月十月十月申不寒者主氣失時民多暴死蓄四時主客之氣三陰三陽之所主也以一日之四時而應一歲之四時者日月隨天道環轉一周而歲與天會也正月朔日風

從東方來者正風也。因發木揚沙。故知有災也。天寒而風。二月丑風。謂和風也。諸所謂風者。皆折木揚沙之烈風。又無和潤之雨露。故民有死亡也。此章論人之虛實。因天氣之虛衰。而四時之風露。又有和風之異氣。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庶邪勿能害也。

大惑論第八十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嘗上于清泠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系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故邪中于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于腦入于腦

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歧視歧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陰白眼赤豚法于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清冷之臺東苑之臺名也惑眩亂也精精明也窠窠也眼者瞳子黑白之總名也骨之精爲瞳子肾之精也筋

之精爲黑眼肝之精也血之精爲絡心之精也窠氣之精爲白眼肺之精也約束者目之上下瞼肌肉之精爲約束脾之精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心主包絡之精也包絡之精與脈并爲目系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是諸脈皆上系于目會于腦出于項此脈系從下而上從前而後也若邪中于項則隨眼系入于腦入于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比周密也邪其精其精爲邪所中則不相比密而精散矣精散則視岐而見兩物矣夫心藏神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脾藏

[illegible]乃肝竅

[illegible]乃心苗

意此五藏所藏之神志也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陰白眼赤脈法于陽故陰陽相合傳于目而爲睛明也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心之榮也故目乃心之使心者神之舍也神精亂而不轉則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悞故惑神移乃復是故閒

水之精爲陽

者爲迷甚者爲惑。

夫火之精爲神水之精爲精精上傳于神共湊于目而爲精明若神感于精則精氣亂而爲惑矣蓋精明者從下而上從前而後也是以上文論從後而逆于前此論上而感于下皆反逆而爲惑也心有所喜者喜之東苑而上淸冷之臺也神乃火之精而惡淸冷故神有所惡卒然相感者神志相感也神乃淸冷而有所感則神反下交于陰矣神氣下交則精氣亂矣精氣亂則視誤而爲惑矣俟神移于上而後乃復也夫腎藏志而開竅于

耳。是故志不上交于神則迷。甚則神反下交于志則惑也。按此章總結九鍼之道貴在得神。能存乎精氣神者。可無惑于天下。故帝設此問而伯論其精氣神焉。寶命全形論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又曰淺深在志。遠近若一。八正神明論曰。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離合真邪論曰。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蓋治鍼之要。貴在胗視寀察存神定志。遂其常變。萬舉萬全。可傳于後世。令終而不滅。至于修身養生治國治民。總在調養精氣神三者。是以內經素問首

論上古天眞。末結解精微論。所以修身養生也。本經首論九鍼之道。末結大惑癰疽。所以治國治民也。知修身則知所以治民。知治民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于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本篇曰。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八正神明論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又曰。養神者。必知營衛血氣之盛衰。故此

上節論氣之出入此論衛氣之降升

以下復論營衛之行所當詳審者也夫營衛生于中焦之陽明運行于形身之外內氣者先天之真元生于下焦精水之中上通于心肺環轉于上下上氣不足下氣有餘則腸胃實而心肺虛矣虛則營衛留于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倪仲玉曰腸胃陽明也先天之氣逆于下則後天之氣亦逆于中中下並逆則上氣大虛故善忘也

黃帝曰人之善飢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并于脾熱氣留于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飢胃氣逆上則

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精氣并于脾。則脾家實而不能爲胃轉輸。則熱氣留于胃而消穀善飢矣。夫穀入于胃。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清者爲榮。濁者爲衛。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上焦之胸中。胃氣逆上者。胃之悍氣。上衝于頭而走空竅。蓋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則榮衛大氣。留而不行。胃之逆氣。反上衝于頭而別走陽明矣。胃脘者。胃之上脘。大氣不行。則上焦虛而胃脘寒。上焦虛寒。不能主納。故不嗜食也。以上

二節論榮衛生始之因

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黃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于陰不得行于陽留于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

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起于足之外踝循脇下肩髆從口吻至目內眥與陰蹻會于足太陽之睛明陰蹻乃足少陰之別起于然谷之後循胸上入缺盆從咽喉至目內

背與陽蹻會于足太陽之睛明衛氣行陽二十五周下行陰分而復會于目內行于五藏之陰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會于目是以衛氣出于陽則目張而寤入于陰則目瞑而臥故衛氣留于陽則陽蹻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衛氣留于陰則陰蹻滿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此言衛氣行陽行陰皆從目以出入故曰目者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王子律曰此節重見者再盡其文則同而各有所謂也

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

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于陽。夜行于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于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于陽也久。故少瞑焉。

衛氣外行于肌肉之文理。內行于腸胃之募原。分肉者。肌肉之腠理。其人腸胃大。則衛氣行于陰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出于陽而行遲。留于陰也久。其氣不精。

蓋言衛氣行于陽分盡十二刻有奇而後入于陰行于陰分者于二刻有奇而後出于陽故曰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

則欲瞑而多臥矣。其人腸胃小。則衛氣留于陰也速。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行于陽也久。故少瞑焉。按衛氣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陽氣盡則入于陰而臥。陰氣盡。則出于陽而寤。如留于陰久。則多臥。留于陽久。則少瞑。爲上節論衛氣通貫于陽蹻陰蹻之脉中。此論衛氣出入于分肉募原之氣分。夫衛者陽氣也。主外而夜行于陰。衛者濁氣也。注陽而復貫于脉。此應天道之運行無往而不徧者也。

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

留于上膲。上膲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久留于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焉。膲焦同

此言衛氣留于下而不行于上。則卒然多臥。蓋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也。非常經者。非日行于陽夜行于陰之經。常出入。此因邪氣留于上焦。則上門閉而不通。飲食于胃。則中焦滿實。以致衛氣久留于下之陰。而不能上行于陽。故卒然多臥也。

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

生氣通天論曰煩勞則張精絕

乃取之。

先其藏府者。先調其五藏六府之精氣神志。誅其小過者。去其微邪也。後調其氣者。調其榮衛也。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其炙刺熨引甘藥醪醴以取之。蓋志者。精神魂魄志意也。形者榮衛血氣之所舍也。故志苦則傷神形勞則傷精氣矣。

癰疽第八十一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

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脉先滿溢乃注于絡脉皆盈乃注于經脉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寫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實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脉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萓不成五穀不殖經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脉營衛周流不休上

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為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營經脉敗漏薰于五藏藏傷故死矣泣澁同

此篇歸結首章之義蓋人之血氣流行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晝夜環轉之無端也一息不運則留滯而為癰為痺故聖人立九鍼之法所以治未病也若積久而成癰疽則多不治之死證矣夫榮衛血氣之行皆從內

如霧若津注在谿谷者分會處

而外應寒暑往來經水流行皆從地而出帝復論上焦出氣以温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脉從孫脉而至于絡脉經脉是從氣分而注于經脉之中乃從外而內應天道之運行于外而復通于經水之中人與天地參也故經脉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人之血氣猶然夫血脉榮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如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歸還也蓋榮行脉中衛行脉外支別道

顧而有者也。榮血留滯不行則衛氣亦鬱熱而不得從
反其故道故癰腫也。骨空者節之交也。癰腫不當骨空
之處則骨中之邪熱不得泄瀉矣。血枯而經脈空虛則
筋骨肌肉不相榮矣。經脈外絡形身內屬藏府。經脈敗
漏則熏于五藏藏傷故死矣。

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日名。岐伯曰。癰發于嗌中
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為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為
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夫皮脉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而藏府之血氣循行又

少陽主樞陽明主合故不急治則從樞而內入矣

各有部分。故有輕重死生之别焉。嗌乃呼吸出入之門。發于嗌中。其勢甚猛。故名猛疽。若膿不寫而塞嗌則呼吸不通。不行半日而死矣。嗌乃肺之上管。肺腎上下交通。豕乃水畜。冷飲豕膏者。使熱毒從下而出也。發于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脉。內熏肝肺。熏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頸乃手足少陽陽明血氣循行之分部。故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液。淵液乃足少陽膽經穴。在腋下三寸。蓋從外而將入于內也。任脉居陽明少陽四脉之中。故首傷

太陽爲諸陽主氣之熱盛少爲陽明此實大暑

任脉。內焦肝肺。此在外府經之募。內焦于藏。故五十餘日而死。經云。上工治皮膚。其次治經脈。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爲瘍醫者不可不知也。

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日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

陽氣大發者。三陽之氣並發也。三陽者太陽也。太陽經脉入于腦。出于項。故陽氣大發。留于項。名日腦爍。此甚陽之氣。消爍腦髓也。夫心爲陽中之太陽。心與太陽標本相合。心氣受鬱。故其色不樂。若煩心者府毒于藏。死

肺之俞在肩背肺之募在膺部

不可治矣。

發于肩及臑。名曰疵疽。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逞焫之。焫艾同

肩臑乃肺藏之部分。故令人汗出至足。此癰生浮淺。如疵之在皮毛。故名疵癰。而不害五藏。逞欲速焫治之。則毒隨氣而散矣。姚氏曰。火氣能消肺金之毒。

發于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疏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腋下亦肺藏之部分。米者。言其小也。治之以砭石者。癰

亦浮淺也。毒氣在于皮膚之間。六日則氣已潰而不復故已。勿瀉之者。使毒氣外泄也。夫癰發于府部者反甚藏而死。發于藏部者易已。此皆淺深外內之別。爲瘍醫者。不可不知。

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挾纓。急治之。（纓當作癭）

其癰堅而不潰者。承上文而言。癰在膺腋之間。堅而不潰者。此爲馬刀挾癭。金匱要畧曰。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痹挾背行。苦腸鳴。馬刀挾癭者。皆爲勞得之。夫馬刀挾癭。足陽明之證也。四支爲諸陽之本。勞其四體則傷

胃之部門 肓之所居 氣中那樣 胃在乎膺

陽明而有是證。故宜急治之。以保胃氣。

發于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胸者膻中之分。宗氣之所居也。宗氣出于陽明。故不早治。則下入于腹而傷陽明胃氣。胃氣傷則七日死矣。

發于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菰𦼮。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菰音括 𦼮音樓

膺乃足厥陰陽明之部分。故疽發于此。其名曰甘。其色青也。狀如穀實菰𦼮者。如米殼如栝蔞之子。實。蓋陽明

從太陰之化。厥陰從少陽之化。陰陽互交。故往來寒熱

也。急治之。以去其寒熱。此須至十年而後發乃死。死後

出膿者。謂至將死之候。然後出膿而死。此即乳岩石癰

之證也。夫寒熱者。厥陰陽明之氣病也。如發寶菰藪者。

肝藏胃府之鬱毒。留于脉絡之間。即如鼠瘻寒熱之毒。

其本在藏。其末在脉。故不易消。而亦不即發也。至十年

之久。藏府之氣將衰。則毒氣發而潰爛死矣。

發于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

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陵翹草根各一升。以

膚肌肉
足血所
生也

强汗[illegible]

水一斗六升。煑之竭。爲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蔆淩同

脇在腋之下。肺肝之部分也。此亦發于皮膚。故名曰敗疵。夫肺主氣。肝主血。女子之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此因氣血不調而生。故爲女子之病。其病大癰膿治之者。謂如治大癰之法。以灸之也。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是雖名敗疵。而不至于腐肉爛筋傷骨矣。蔆乃水草。翹連翹也。剉二草根各一升。煑之。強飲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乃已。蓋水草能清熱發汗。翹能解毒者也。

發于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

發于股脛足少陰之毒也其狀不甚變者毒附于骨而不外發故皮膚不甚變爲癰毒之狀也不急治之三十日死腎爲水藏月爲陰而應水故應月一周而死

發于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尻乃足太陽之部分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故亦應月而死夫腎與膀胱爲水藏水府腎爲陰而主骨故癰膿搏骨而不外發府爲陽而太陽之氣主于膚表故其狀赤

堅而大。夫腸毒起發于外而亦致死者。太陽爲諸陽主氣也。噫。能知藏府陰陽榮衛血氣表裏標本。多能死中中求生。爲瘍醫者。可不知內經乎。

發于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十日而當死。

股陰者。足三陰之部分也。以火毒而施于陰部。故名曰赤施。六十者。水之成數也。十日者。陰數之終也。閔士先曰。股陰者。足少陰之分也。兩股之內者。足太陰厥陰之分也。

發于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

膝者筋之會。足少陽之分也。色不變者。色與皮膚相同而不赤也。其狀如大癰而色不變者。毒在外內之間也。蓋少陽主樞。故其色狀如此。而爲寒爲熱也。如堅石者勿砭石之。石之則死。毒氣入于內也。須其柔耎而石之者生。毒氣出于外也。蓋少陽主樞。可內而可外也。余伯榮曰。堅石者。毒氣尚未透發。柔則發于外矣。故有外內死生之分焉。

諸癰疽之發于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于陽者百日死。發于陰者三十日死。

此論癰疽之發于背也。節者。脊之二十一椎。每椎有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也。相應者。內應于五藏也。發于陽者。發于三椎而內應于肺藏。發于四椎而內應于心主包絡。發于五椎而內應于心藏也。發于陰者。發于七椎而內應于肝藏。發于十一椎而內應于脾藏。發于十四椎而內應于腎藏也。百日死者。日之終也。三十日者。月之終也。余伯榮曰。癰疽發于背而偏者。或傷及

倪沖之曰逆府動脈則癰生于背皆名曰手發背可發一笑

藏府之俞猶有可生之機。正中者傷及督脈而死相應于五藏乎。閔士先曰癰者壅也。疽者阻也。毒者癰疽之總名也。上古以癰疽所發之處分陰陽而命名。後世以發于背者。即名曰發背。發于臂者。即名曰臂癰。是以古今之命名各不同焉。姚士因曰節之交骨空處也。周身三百六十五節而四肢有十二大節。皆髓孔易髓之處。上文曰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謂癰不當于骨空之處。其傷骨消髓之熱邪無從而出。若諸癰疽之發于節者。正當邪熱所出之空。非死徵也。馬氏云其節之外廉爲陽

內廉爲陰。是發于四股之內外廉者。皆不治之死證耶噫。經義淵微。不易闡發。豈可以粗疎之學。貽誤後人。

發于脛。名曰兔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兎乃陰類。發于脛。名曰兎齧者。發于陰脛也。其狀赤至骨者。從外而內也。故曰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猶言外賊之來害人也。夫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下入內踝之後。此邪客于衝脉之中。則血泣不通。有如兎齧之微腫也。

發于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

此邪客于足少陰之脉而為腫也夫癰疽之變有病因于內而毒走于外者有腫見于外而毒氣走于內者此邪留于脉而不行故名曰走緩其狀若癰而色不赤也足少陰之脉起于小指之下邪趨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以上踹內故當數石其輸夫其邪而止其寒熱蓋足少陰秉先天之水火故能為寒為熱也余伯榮曰鼠瘻寒熱病也發于少陰

經月上宗足之少陽六月主右足之少陰二月主左足之太陽五月主右足之太陽陽明者兩陽合并於前陽明故下文經論其陽明之瘍癰焉上節論大少在論陽明後上文經以先論

發于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

四淫者。邪氣淫于左右之太少也。少陽主初陽之生氣而發于腎藏。太陽乃腎之府而為諸陽主氣。故當急治之。不則陽氣傷而百日死矣。

發于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

此寒邪客于足陽明之脈而為癰也。足陽明之脈。起于足大指次指之厲兌。故發于足傍。名曰厲癰。夫在地為水。在天為寒。寒者水之氣也。不急治之以去其黑則

少陽之脈熱病論太陽也皮膚脈三陰三陽之所生也緣之所發在于皮肉血脈之間也衛氣陽明之氣也

寒而土敗矣。姚士英曰、少陽太陽之氣、生于下焦、故邪客于下。其狀大癰、陽明之氣、生于中焦、故邪客于下、其狀不大。蓋經絡傷而氣未傷也。閔士先曰、初如小指發者、謂初發如小指、其狀臃而長、乃邪在經絡之形也。衛氣歸之、則圓而墳起矣。

發于足指、名曰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

此足少陰之毒、從內而發于外、故曰脫癰。謂從陰而脫出于陽也。發于足指者、發于足大指也。動輸篇曰、足少

陰少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夫足少陰稟先天之水火其狀赤黑者水火之滛毒太盛故爲不治之死證不赤黑者其毒氣少衰故爲不死如癰膿不衰急斬去其指不則毒氣注于諸經之絡而死矣

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榮衛稽留于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爲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爲焦枯五藏不爲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疽岐

但日熱氣淳盛下陷肌肉筋髓枯內連五藏血氣竭當其

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

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上文分別部位之陰陽死生此總論癰疽之淺深輕重

蓋人之血氣流行環轉出入而淫邪泮衍變易無常且

氣秉有厚薄邪客有微甚是以死生成敗各不同焉按

內經論癰疽所發有因于喜怒不測飲食不節藏府不

和則留積而爲癰者有因于藏府之寒熱相移而成癰

者本篇止論外因之邪蓋以人之血氣流行與天同度

與地合紀因息乃行不得休止少有留滯則爲壅爲痺矣是以聖人立九鍼之法配合三才之道以贊造化之功立數十萬言傳之竹帛使天下後世子孫災眚之患同歸生長之門聖人之教化入矣